

农民工

周刊



责任编辑：程莉莉
E-mail:grbnmgzk@163.com

打工前沿

点亮通向美好 未来的灯塔

于忠宁

2020年疫情期间，家住珠峰脚下骑车6小时找网上网课的男孩次仁曲桑曾让不少网友动容，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护人员。2021年，最新消息传来，他如愿进入西藏山南建民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外科护士。

让奋斗成为青春的底色，在成长中注入拼搏的精气神，次仁曲桑的成长故事充分展现了当今年轻人该有的模样。青春之所以可贵，在于年轻人有那么一股子以梦为马的激情，有中流击水的劲头。在被次仁曲桑感动之余，我们还在期盼，各地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应该对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打工子弟多一份厚爱，给予他们更多精神关爱和实际帮扶，让教育公平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创造更多教育改变命运的契机。

要让一个家庭、一个村庄摆脱贫困，不仅要和物质贫困告别，更要帮助他们点亮通向美好未来的灯塔。这其中，为孩子们创造好的教育条件，助力他们学有所成，无疑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那些贫困地区执着追梦的学子眼里有光，有的不惜辛苦四处找信号上网课，有的天不亮就起来背着书包爬几十里山路，有人为了求学脚底磨破、头挂冰花，“知识改变命运”被这些农家子弟奉为圭臬，也随着他们的努力变为现实。像次仁曲桑一样，许多学子通过自身的奋斗，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而托起贫困家庭发展的希望，激活了他们对教育价值的认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他们脱贫提供了源头活水。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要增强人们的教育获得感，最重要的是推进教育公平。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在教育公平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建立、完善普惠性和补偿性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在促进教育机会、教育过程的公平中，逐步实现教育结果的公平。

这其中，最为基本的是通过“底部攻坚”、强基固本，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提升基础教育的质量。国家实施特岗教师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持续加大的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等，都是为了弥补这一短板，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此外，促进教育公平，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在去年那个特殊的抗“疫”时期，因为网络短板，像次仁曲桑一样求学遭遇阻碍的学子也不在少数。疫情背景下，人们开始正视由“网课”所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其中所暴露出的“数字鸿沟”，正是教育扶贫需跨越的极具挑战性的“一公里”。去年，在教育部门的号召下，不少企业纷纷行动，次仁曲桑们的难题得以解决。在举国战“疫”背景下，这场填补“数字鸿沟”的行动更具“救急”性质。如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丰富的信息知识，开拓视野，用教育新技术为师生赋能，在优质资源与乡村教育间架设桥梁，还有待全社会的进一步努力。

如今，教育扶贫在贫困地区呈现硕果盈枝的态势，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走出大山，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人们期待教育扶贫继续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教育公平加速到来，守护好乡村孩子的求学梦，守护农村发展的希望。

查欠薪问题、查制度落实、查追责问责

长春对严重违法行为“一案三查”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近日，记者从吉林省长春市人社局获悉，该市通过构筑全程监管工作体系、开展拉网式排查、提高失信成本、实施“一案三查”等措施，学深用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取得显著成效。对查实的严重违法欠薪行为，做到查欠薪问题、查制度落实、查追责问责，营造了不能欠、不敢欠的良好氛围。

围绕依法根治欠薪总体目标，长春市着力构建涵盖源头预防、动态监管、事后惩戒的全过程欠薪治理体系，通过充分发挥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e网”监管平台作用，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并通过平台预警、新闻媒体舆情信息、网上举报等渠道，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从源头减少欠薪行为的发生。目前，通过“e网”监管平台监管的项目已达964个，录入农民工实名制信息近14万人，代发工资达29.6亿元。

各政府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对全市工程建设项目中“两金三制一书”制度落实情况，下沉到全市92个重点在建项目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将发现的恶意欠薪行为和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9家建筑施工企业，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同时，长春对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登记的线索，实行24小时平台值守工作制，对国家平台转办的线索，简单案件不过日、复杂案件不隔周、特殊案件不过月。

伤病风险高，保障尚有欠缺，转行不易……

后继乏人，杂技行当面临传承之难

阅读提示

有着2000多年杂技文化历史的中国，被誉为“世界第一杂技大国”。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艺术需要被保护和传承。然而，对杂技行当的从业者来说，练功辛苦、饱受伤病困扰是他们的日常，缺乏社会保障、转型困难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杂技这项古老的艺术正在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本报记者 时斓娜

杂耍、舞狮、趣味篮球……和往常的周末一样，8月29日，王超在景区的各个演出场地变换着不同的装束和表演招式。虽然每一场下来都满头大汗，但结束了一天的5场演出后，王超没觉得有多累，“早已习惯了”。

2021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杂技名列其中。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收录了杂技。

“我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将杂技发扬光大。”王超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然而，和传承杂技艺术的决心一样坚定的，是他早已经考虑好，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杂技。

“练杂技的多是苦孩子”

回想自己学杂技的起因，王超觉得是“不想让自己很多余”。“那时候父母感情不好，分头在外打工，我跟着爷爷奶奶在村子里长大，是留守儿童。到了上小学要交学费的时候，爷爷让我找爸爸，我爸不给，找妈妈，她也不给，正好县杂技团招生，我就报名了。”那时只有7岁的王超想着，杂技学校不收学费，再也不用去找大人们要钱了，真好。

和王超不同，来自河北沧州沧县南小营村的刘金庆练习杂技凭借的是自己的兴趣。“小时候淘气，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放了学

吃了晚饭之后就和孩子聚在一起，跟会杂技的老师傅学，一学就是七八年”。

不过，刘金庆说，像自己一样因为兴趣学杂技的人并不多，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才会学杂技。“经济条件差、父母感情不和、学习不好、调皮捣蛋”是他总结的多数学杂技的孩子的普遍情况。

出生于杂技之乡河北沧州吴桥县的王超观察到，吴桥以前基本都是本地学员，现在但凡条件过得去的家庭都不会让孩子学习杂技，学校接收的很多都是偏远贫困地区的打工家庭的孩子。而这一点也被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招生老师证实。

刘金庆表示，尽管自己很热爱杂技，但是否要让孩子学杂技还要看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兴趣。而现实是，刘金庆和爱人在北京务工，没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只能让孩子留在老家。除了有几次看到父母的演出，孩子并没有接触过杂技，对杂技和其他孩子一样，“根本不了解，更谈不上感兴趣”。

“受伤就是家常便饭”

到了杂技团后，起初王超觉得很好玩，开始练功后，才发现日子并不像自己想得那么轻松。“没有人听你发牢骚，只知道睁开眼睛就练，天天盼着天黑能睡觉，练功的时候觉得睡觉是一种奢望”。

27岁的王超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千百次的演出磨炼的不仅是他的技艺，还有他的意志。表演翻跟头导致双腿膝盖骨折后，王超尚未痊愈便吃止痛片继续演出；表演钻火圈导致头皮被火圈上的刀片划破，去医院在缺少麻药时缝合，王超头上的疤痕处至今不长头发；表演浪桥飞人摔出安全网，王超想爬起来继续演出，却咳出一口血随即昏迷，在医院躺就是两个月……不过，对于这些，他早就习以为常：“干我们这一行，受伤就是家常便饭”。

刘金庆保持对杂技热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喜欢自己扮演的狮子动起来生龙活虎的样子。而为了将这种灵活展现给观众，即使是在东北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刘金

庆也不能穿棉衣棉裤，顶多就是套一层薄秋裤。作为狮尾的他靠双膝承受前面演员的重量，寒风打在被汗液浸湿的膝盖上，使得刚30岁出头的刘金庆患上了严重的风湿，一到阴天下雨腿就会疼。

在河北沧州某艺术团担任团长的周广前认为，杂技对体力和技巧都有很高要求，练习中受伤是常事，而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增强，越来越多的孩子吃不了苦，家长更是舍不得让孩子吃这种苦，于是杂技行业不得不面临从业者减少的局面。

“以后的日子我没想好”

“外人可能不懂，杂技是青春饭，只有这十几年的好光景。”王超说，正是因为这样，即使苦一点，演员们也愿意拼尽全力，毕竟一般杂技项目也就表演到30岁左右，上了年纪继续表演也不行了。

河北沧州吴桥县某杂技团团长提及，现在的杂技演员很多面临着职业生涯的10年黄金期过了公司就不管的问题。即使是年富力强的骨干演员，也有很多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只是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演员可以自己选择缴纳养老、医疗保险，公司或演员自己也会购买人身意外险等商业保险”。

“我们干一个月的活儿拿一个月的钱，没有正式编制，哪敢奢求五险一金。”对于演出中常见的崴脚、骨折等意外，刘金庆有时会申请人身意外险理赔，更多时候是花几十元买个跌打损伤药自己处理一下。

“杂技这个圈子很重视口碑，团队怕怕会拖欠工资，也不会不顾演员的安全。”短期演出合同不一定明确约定事故责任分担，自己在外边跑活儿的王超觉得这没关系，“一旦出现意外，就找组织杂技演出的团队”。

山东省杂技家协会秘书长胡名坤介绍，属于国家事业编制和改制后国有企业的杂技演员自然可以享受社保待遇，而对于民间团体特别是一些家族式演出团体的演员来说，没有社保才是他们的现状。“要想获得事业编制，不仅要符合报考的年龄、学历等规定，还要经过笔试、面试等层层筛选。各种

条件综合下来，民间很多有技艺、有经验的杂技演员都无法被纳入事业编制。”胡名坤说道。

吃过青春饭后，杂技演员们何去何从？周广前说，一些演员会做与杂技有关的工作，比如当教练。而王超却觉得，现在很多私人杂技学校不让学生把基本功练好就直接出节目，想精益求精的自己只考虑在正规职业学校教学，但文化水平又不满足职业学校招聘老师的标准。“可能会开个小店吧”，这是王超对未来生活的设想。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刘金庆也面临着转行的问题，不过他还没有想好做什么：“以后的日子我也没想好，走一步算一步吧，都是谋生。不求大富大贵，干我们这一行的只图能平平安安就好。”

杂技艺术不应被边缘化

在周广前的团队中，有部分演员在景区从事固定演出，另外一部分演员受邀参加各种庆典、节日演出。虽然观看演出时，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可是近些年来杂技团收到的邀请却没有以前多了。为了让演员有更加稳定的收入，周广前未来想进一步洽谈景区业务。

让刘金庆担心的是，愿意学习舞狮的小演员越来越少，如果不补充新鲜血液，这项古老的艺术会不会消失？

“观众的审美水平在提高，杂技也要顺应时代不断创新。”胡名坤谈及，能独立撑起景区大型演出的杂技剧比较符合当下的市场需要，但无论是从事杂技剧创作的编剧还是导演都很稀缺。王超甚至觉得，杂技剧的导演和一线演员经常出现意见向左的情况，演员的建议往往不被导演采纳，“懂杂技的导演几乎没有”。

胡名坤认为，后继乏人是杂技艺术很久以来一直面临的困境，同时他也坚信这种趋势并非不可挽救。“首先，政府要重视杂技，给杂技演员更充足的编制和社会保障；其次，要做好有关杂技的宣传工作，不能让大家还不了解就望而却步。”

呼和浩特： 符合条件的农牧民工 可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记者日前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单位招用的农牧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一年，本单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凡符合上述条件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时间不再限定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60天之内。

据了解，农牧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领取期限为：农牧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一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两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两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3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3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4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4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5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5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6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6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7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7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8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8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9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9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10个月的生活补助；连续工作满10年的，一次性发给本人12个月的生活补助；最长不超过12个月。

另外，发放标准为按照统筹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90%发放。领取生活补助的农牧民合同制工人不享受失业保险的其他待遇。



9月1日，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菁盛乡加禾村，当地村民将刚刚采摘回来的山葡萄倒入筐里准备分拣。
近年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充分利用大石山区地理条件，在石山间大力发展山葡萄种植。目前，全县山葡萄面积达到6.4万亩，山葡萄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葡萄富瑶山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冯跃龙

日前，新疆首届建筑领域技术工种职业技能大赛落幕，全区各地300余名建筑工人，参加了包括电工、砌筑工、抹灰工、钢筋工等十余个工种比赛项目，用实操技能“一决高下”，数位选手通过各自娴熟的技能、精湛的技术崭露头角，获得佳绩。近日，记者探访了大赛中部分获奖选手的成长经历。

“我认为，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就是工匠精神。今后，我将脚踏实地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去，争取下次再创佳绩。”来自中建三局乌鲁木齐第一中学项目参赛选手万喜明在抹灰工比赛项目中夺得第二名，对于比赛中的工匠精神，他有着很深的体会。

万喜明出品的灰面，色泽均匀一致、直线平顺、边缘整齐，难觅一条裂缝、不见一个“气泡”。这功夫是他从业10年慢慢练就的。2011年，万喜明还是20出头的小伙，没有接触过抹灰工作的他对工作充满了未知和好奇。为了尽快掌握技能，万喜明买来专业

书籍，从抹灰材料开始学起，每天下班，他都抽出一个半小时学习理论和练习抹灰。

万喜明边学边思考，边干边琢磨，还积极报名参加经理部组织的大小技能比武，通过比赛不断提升自己。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万喜明的抹灰本领大大提高，他抹的墙成了项目的“质量免检”。

“师傅，刚才操作过程中，我在架体垂直度把握、小横杆搭建和扣件正反面选择上耽误了不少时间，想请教一下您这几方面的技术要领……”比赛刚刚结束，中建三局乌鲁木齐雅和佳苑项目施工员刘怀绪就向与自己同台竞技的师傅虚心请教起来。作为今年刚入职的新员工，22岁的刘怀绪在所有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此次比赛中他与师傅刘龙德同

台比武，并取得了架子工项目第三名。

“技能大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升技能、展示风采的平台。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能和师傅同台比武，对我来说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这次我收获满满。”刘怀绪说。

“去年我还是耕地的农民，今年就以电工身份来参加全疆的技能比赛，还拿到了电工项目第三名的成绩，我很满意！”谈及刚刚结束的比赛，今年27岁的艾合买提·买买提笑得像个孩子。

通过新疆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去年，艾合买提·买买提带着梦想从老家喀什巴楚县来到乌鲁木齐，正式进入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项目工作。当时，得知艾合买提·买买提有当电工的想法，项目部里经验丰富的电工黄

安，便主动当起了他的师父。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工，必须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手把手地带，为了让艾合买提·买买提尽快熟悉理论知识，黄安还给他买了十几本电工技术方面的书籍，并不断地跟他交流，细心为其讲解专业名词。最终，在项目“一对一师徒带”、集中培训等模式帮助下，艾合买提·买买提不到半年时间，便顺利取得了建筑电工操作证，成为一名正式电工，工资也涨了近一倍。

“是技能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让我笑容更自信了，如今还能来参加全疆技能比赛，我更是万分荣幸，我会继续苦练技术，扎实做好本职工作。”艾合买提·买买提坚定地说。

新疆首届建筑领域技术工种职业技能大赛落幕，300余人“一决高下”

“技能比赛让我们不断成长”